



醒

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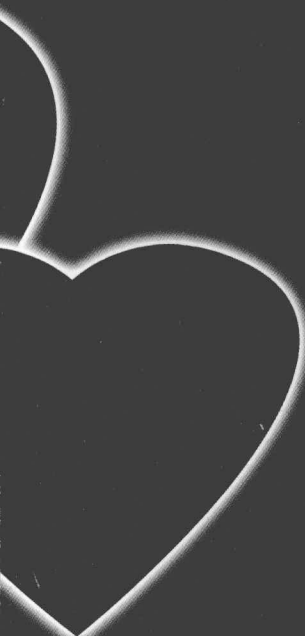


伏晓春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醒 梦

伏晓春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梦 / 伏晓春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9

(体现文库丛书, 正东主编)

ISBN 7-5034-1555-X/G·0273

I . 醒… II . 伏… III . 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5669 号

责任编辑: 杨玉文 **封面设计:** 体现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北京通州利民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32 开

印 张: 10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220.00 元(本册定价:23.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序 言

自从《非常日记》之后，找我写序的人慢慢多了起来。我基本上都婉言拒绝。一则我工作太忙，没时间看别人的作品，再则我还不大会干这种事儿，也不够资格，不知道说什么，但我在文字上是非常苛求的，又不大会赞美别人。记得曾经给我的两个学生的集子写过几句话，也是感慨之言，少有褒奖之词。

小伏的书我看过。三年前，她拿着书稿来找我的时候，她还没有当母亲。我是几个黄昏时分在办公室看完这部书稿的，当时为小说中的情节还流过泪。至今我还记得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和情节。这是我所感动的。也许她写作的功力尚浅，但她是靠真情来写作的，这在当下是极为可贵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当下有不少大作家写小说，文字非常优美，写作的套路也很娴熟，但读他们的作品味同嚼蜡。他们已失去了一个写作者应有的真情。至于很多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后新人，他们的作品除了愤怒就是玩世，也缺乏必要的纯情。我在很多文章中曾批评过这种现象。我还批评过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拒绝讲故事。这也是先锋小说开辟的一条狭窄的道路，可惜它今天太拥挤了。不单单是先锋派作家走在前面，就是很多老作家也跟着去了。大家都生怕自己不先锋，不前卫。但小说的大道上空了，所以读者慢慢地不看小说了。小伏没有经受新时期先锋小说的浸染，她的写作非常传统，就是讲故事，讲真情，所以能打动人。

我还知道，她为这本书的出版花费了极大的心血。三年来，她

多次给我说过小说的各种遭遇,我也曾帮过她,可惜都没有出版。我们常常在师大校园里碰见,有好几次是在晚上,我问她去干什么,她说到办公室去打印稿件,此时,她已经做了母亲。她爱人在天水当兵,很少回来。我听她说,她爱人对她的写作非常支持。这真是难得。她在我们学校助剂厂上班,平时很忙,只有利用倒班休息时间去写作。她说,她还写了几部中篇,有的报刊已经答应发表她的小说。我每次跟她谈话,她似乎都没有任何怨言,都是笑着,向往着,似乎她去的那个地方不是炼狱,而是天堂。她消失在暗夜里,我却总是若有所思。我当时想,不知道她还能坚持多久,但她对文学热爱的这种精神是动人的。也因为这个暗夜里的形象,我愿意赞美她,宣传她的作品。她的作品终于能问世,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意味着她的路将更为艰难。

希望她能够继续下去,并能成功。这也是对所有追求者的祝愿。

徐兆寿

chufengfxc@163.com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36
★第四章	51
★第五章	60
★第六章	67
★第七章	90
★第八章	98
★第九章	124
★第十章	146

★第十一章	174
★第十二章	194
★第十三章	223
★第十四章	246
★第十五章	251
★第十六章	269
★第十七章	276
★第十八章	284
★第十九章	295
★第二十章	304

第一章

贺伟峰又来到了她的病房，几个医护人员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他死死盯着那台联系着她生命的心电监视仪。她的心脏随着示波器荧光屏上心动电描图 QRS 波的闪跃而失调地颤动着，虽然顺利地做完了手术，但她还处在危险期，贺伟峰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那个小小的荧光屏上，突然，一个年青护士惊呼了一声：“李大夫！”

贺伟峰的心像被锤子猛敲了一下，骤然地紧缩着，呼吸开始粗重，眼前一片模糊。他用力揉了揉干涩的眼睛，几天来的紧张使他极度地疲倦，现在又出现了异常现象，几个人影在他眼前不停地晃动着。

“咕哒，咕哒……”沉重的响声冲出了窗外，在湛蓝的空宇回荡着，回荡着……

病房里又恢复了安静，只有心电监视器“嘀……嘀……嘀……”的声音不慌不乱地响着，吊瓶里红色的血浆一滴一滴从她苍白修长的手流进了她的身体。她似乎疲倦极了，两眼沉重地紧闭着，雪白而光洁的脸颊、干裂的嘴唇……贺伟峰忍不住泪水流了出来，他用纱布沾了点儿水润着她那结了血痂的嘴唇。

忽然，她干裂的嘴唇轻轻蠕动了一下，贺伟峰一阵儿狂喜。

“寒秋——寒秋——你终于醒了——”

她隐约地听见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那声音好遥远，是来自高山？草原？还是大海？她好想翻个身，浑身却痛得刀扎一般，想要略透一口气，胸腔却火辣辣地。这是怎么了？头昏沉沉地，像有许多火钳子夹着动弹不得，为什么这么酥软？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为什么眼皮这么沉重？压得眼球隐隐作痛。这是在哪儿？怎么这样的安静？一点声息也没有，静的让人发慌，自己好像不是被一个巨大的东西压着吗？一个穿黑衣的女人拉住了自己的手，另有两只有力地臂膀。然后是漫长地黑暗，钻心地痛，出奇地寂静……

“寒秋——”她又听见一个声音飘了过来，她又微弱地动了动嘴唇，贺伟峰立即把耳朵贴近了她的嘴唇。

“妈——妈妈——”

“寒秋——”贺伟峰失声地低呼了一声，泪水狂奔而出，落在她白纸似的脸上。

“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孩，为什么让她受这份痛苦？”贺伟峰握住她的手捂在了脸上。

她眼前飞舞着无数的小树叶，听见了银铃般的笑声。“信义哥哥，我的大将军谁也拔不断，哈——哈哈——”听到这笑声，她就长了翅膀一样飞呀飞呀……飞进了一扇大铁门内。院内的青砖路长满了墨绿色的青苔，那棵虬枝裸露的大核桃树像年迈的外公捋着长长的胡须站在那里微笑着看着她。粗壮的根系大部分已拔出了土壤，有一半的枝干已干枯，新枝都从干枯的枝干下斜斜的伸了出来。

夏日墙根的草莓，核桃树中的鸟语，树下的石桌、石凳……她舒畅了，想要伸一伸腰翻个身，她感到自己在寂静中躺了很久很久。炽热的阳光晒得浑身软绵绵的，连眼睛也不想睁一下，这是哪儿呢？怎么这么熟悉、亲切？又这么遥远？

“寒秋——寒秋——”妈妈，是妈妈的声音，她辗转着、挣扎着，她要抓住妈妈的手，依偎在她温暖馨香的怀里。

“寒秋——寒秋——”她感到有人在推她，不是母亲的声音，好像，好像是信义，又是——这个声音熟悉而又陌生。刚才不是看见了那棵大核桃树吗？还有那枣红色雕花的宅子。记起来了，那个夏日的傍晚，母亲说要带她回家。家？难道这里不是家吗？又听母亲说那里有她的大伯父？大伯父？自己不是有个伯父在江苏吗？怎么又有一个大伯父？寒秋幼稚的思想里竟有种莫名的不安和恐慌。

“妈妈，大伯父欢迎我们吗？”寒秋扑闪着水晶似的大眼睛，看着母亲打点行装，若有所思地问。

“欢迎，是他来信叫咱们过去的，怎么会不欢迎呢？”秦瑾疼爱的抚摸着女儿的头说。自从丈夫去世以后，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她从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她答应过丈夫要好好生活下去，把女儿抚养成人，女儿是她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希望。

“那我们住哪？”寒秋还是忧心忡忡。

“住我们自己的家啊！你大伯父住的宅子是咱家的，那院子很大，有好几间房子，有我们住的，放心了吧？”秦瑾微笑着安慰女儿。寒秋从母亲的微笑里得到了些许的安慰，但她还是没有彻底地消除心底里那种奇怪的不安。

“如果——如果——伯父他不要咱们呢？那的人欺负咱们怎么办呢？”寒秋仍噘着小嘴不高兴地望着母亲。

“秋儿！”秦瑾心情沉重地望着女儿，却不知该说什么，经历了那场浩劫之后，人与人之间变得冷酷、麻木、猜疑。人之本性中那些率朴、真挚、宽厚的品质像蚕茧似的被裹了起来，竟连这不谙世事的孩童也未能幸免于难。但怎么怪她呢？也许女儿的不安是对的，

她不会忘记当时他是怎样绝情地和她划清了界线。哎！想这些干什么呢？当时人人不能自保，他也有他的苦衷。全国上下一片喊打之声，不和她划清界线，他不知会遭受怎样的磨难。他能够因此躲过那非人的折磨，这不是值得她庆幸的吗？想到这儿，秦瑾摸着女儿的脸平和的说：

“秋儿，一切苦难已经结束了，你成长的将是一个新兴的、进步的、自由的时代，我们再也不用害怕了，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人了。秋儿，天空中的阴云散了，太阳出来了，我们自由了、解放了。秋儿，你听懂了吗？从今以后你可以笑了。”秦瑾激动地搂住了女儿，她已经很少这样的动情。

“妈妈，真的吗？真的再没人欺负我们了吗？再也没人骂你资产阶级毒苗了？”寒秋似懂非懂的扑闪着眼睛问母亲。

“没有了——没有了——”秦瑾搂住了女儿哭了起来，把埋在心里的苦痛一股脑的倾泻了出来。

“妈妈，不哭，秋儿听话，秋儿长大了要做最好最好的人，像爸爸妈妈一样的好人。”寒秋用小手擦着秦瑾脸上的泪水，懂事地安慰着母亲。

“妈妈，那我还能看到爸爸的那颗星吗？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吗？他还会天天晚上陪着秋儿吗？”

“会的，爸爸会跟着我们一起飞到——兰，他还会每天晚上守护着他的乖女儿。”秦瑾拉着女儿坐在了腿上，眼望着苍茫的天空说。

第二天，秦瑾带着寒秋踏上了去往——兰的列车，她望着窗外，一脸的安详。人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崭新的激情，话语中透出一股很久不曾有过的喜悦、憧憬、自信。新的生活、新的时代、新的人性正在萌芽、生长。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扑进了车厢，她不由得深深地吸了口气。

“秦瑾——”秦瑾走出站台，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她的心突然怦怦地狂跳起来，一刹间，所有的情感涌上了心头，是恨？是怨？是委屈？是激动？她无从辨析，只想流泪。

“瑾！”周红凯颤动着嘴唇说：“你——你终于来了——”秦瑾望着周红凯，四目相遇，千言万语一瞬间全凝在了泪眼之中。

“他老了，两鬓已染上了白发，他生活的不好吗？怎么这么早的衰老？”秦瑾暗暗的吃惊。

“她还是那么美丽，还是那么高雅，只有眼角的鱼尾纹证明了岁月的残酷。她美丽的眼睛蒙着一层深深的忧郁的雾霭。她是怎么度过那些苦难的日子呢？我居然还有脸再见她。”周红凯内疚而痛

苦地凝视着秦瑾，心里暗自伤感。

“妈妈——”寒秋拉了拉母亲的手轻声的叫了一声。

“噢！秋儿，快叫大伯父。”秦瑾猛地从深思中醒悟过来，指着周红凯对女儿说。

“大伯父好！”寒秋望着眼前这个两鬓斑白，慈祥的大伯父，原来他没有想像中的那么令人恐惧，来时的种种不安消失的无影无踪，她的小脸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秋儿？这就是秋儿？子珩的女儿？”周红凯捧起寒秋的脸欣喜地问，眼里闪出了喜爱和宽慰的神采“她多像子珩啊！”

“红凯，你还好吗？”

“挺好！挺好！”周红凯低着头，轻声地说。

“这些年你受苦了，我——”周红凯的眼圈微微有些发红，声音有些颤抖。

“过去了，都过去了，一切的仇怨随着云开雾散而消失了踪迹，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那个时间与精力追悔历史的旧踪。好在我们都活着，那些已经吃过的苦，受过的冤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浪费的青春还不够吗？还要在追悔中耗费剩余不多的生命？红凯，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既然都发生了，就让它随着岁月的长河逝去。你有你的隐衷和无奈，我和子珩相信，笼罩在天空中的阴云终有一天会散开，蓝天、白云、阳光依旧属于我们。”秦瑾动情地说着，此刻的她又像是恢复了青春的激情。

“瑾！”周红凯只觉喉头被什么东西堵塞住了，要不是在公众场合，他真想好好的放声大哭一场。这些年他麻木了，没有大哭过、狂笑过，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机械地吃饭、工作、说话。而今天，他僵死的心弦因她的到来而震颤，他浑浊的眼睛因为她的到来而放出了光彩，他感到体内有股东西在流淌，那是冰河融解般的通畅。

周红凯带着秦瑾母女来到南苑八号，秦瑾站在分别了十年的住宅：“南苑，我回家了，我又回来了……”红色的砖石还是那样柔和、深沉、大方、古朴，时间丝毫无损于它的高贵，秦瑾细细的抚摸着那熟悉的院墙，禁不住又一次热泪盈眶。

“凤兰，秦瑾、秋儿回来了。”周红凯边走边大声喊，话音未落，从西厢房飞跑出一个小男孩。

“爸爸，爸爸——”

“信义，快问秦姨，秋妹妹好！”周红凯推着儿子说。小男孩一双清澈的眼睛细细地打量着秦瑾母女，裂开嘴巴快乐地笑了。

“秦姨，秋妹妹好！”信义有礼貌地说，眼睛不住地打量着寒秋，寒秋羞涩地笑着，躲在母亲身后，却又不时地探出小脑袋看着信义。

“喂！信义都长这么大了？我走的时候他才二三岁吧？”秦瑾用手摸着信义的头慈爱地说。

“哎！时间过的真快，一晃他都长成大小伙子了，这么帅气，我们真是老了，不服老不行啊！”秦瑾感慨地说。

“信义，你妈呢？”周红凯在秦瑾说话的时候，显得心不在焉，不时的偷眼瞟着正屋，终于忍不住低声地问儿子。

“我妈织毛衣呢！”

“唔！”周红凯朝屋内望了望，只轻声地应了一声，回头看见秦瑾正含笑望着自己，他红了脸不好意思地说：“她没听见。”周红凯显得极不自在。“信义，领秋妹妹进屋休息吧！这太阳太毒了，烤得人受不了。”周红凯抬头瞅了瞅白花花的太阳，阳光下，他脸上的皱纹显得粗重密集。秦瑾心里一阵难过，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她默默地走在信义和女儿的身后，周红凯垂着头跟了进去。秦瑾一眼看见了坐在椅子上织毛衣的张凤兰，她比从前胖了许多，烫着齐耳的短发。她继续织她的毛衣，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有人进了屋。周红凯尴尬地急走两步，对低头织毛衣的妻子小声说：“凤兰，秦瑾和秋儿回来了。”

“哟！秦瑾来了？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我好去接她。”张凤兰这才放下手中的活计瞪了周红凯一眼，转脸笑着拉住秦瑾的手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盯着秦瑾。

“兰姐，你还好吗？”虽然秦瑾被张凤兰古怪的眼神盯的有些难受，但还是面带微笑的友好的问候了张凤兰。

“哎呦！秦瑾，我可比不了你，你看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你看看我，为了红凯为了这个家，熬成黄脸婆了，红凯呀！人家嫌我不漂亮，看不上我哩！”张凤兰调了一眼尴尬不堪的周红凯继续说道：“秦瑾呀！你一走这么多年，不认识路了吧？红凯怎么着也要去接你，他呀！放心不下你，我说嘛，你也不至于迷了路，他还不高兴呢！哎！你可不知道，这些年因为和你有牵连，他可受尽了折磨，如果不是我替他挡着，他还不知成什么样呢！哪会有今天——”

“凤兰，你胡说什么？”周红凯冲正在眉飞色舞的妻子低吼了一声，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

“我胡说？哪一句胡诌？你这没良心的，我跟你吃了多少苦？如今倒说我胡说？嫌我没文化，当初娶个知书达理的、温柔体贴的回

来呀！只怕你没那个福气养得了她。”张凤兰冷笑着用手指着周红凯的眼睛大嚷，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

“你——”周红凯气得脸发青，说不出一句话，只有手在微微地发抖。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儿花花肠子，这日子刚有点儿眉目，你又多事——”

“够了！”周红凯忍无可忍一拍桌子，桌上的玻璃板顿时碎了一大片，张凤兰愣了一下，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

“妈妈——”寒秋吓得扑进秦瑾怀里浑身瑟瑟地发抖，几个人都呆在那儿。一时之间，空气凝固了似的，憋闷的人喘不过气来，小信义怯生生地望着这个，又望望那个。

“兰姐，红凯，对不起，连累你们了，我不该来，我——我这就走！”秦瑾拉起女儿跑了出去。

“秦瑾！”周红凯一个箭步冲了出去，拦住秦瑾母女喘息着说：“秦瑾，你——你这是干什么？”

“红凯，对不起，我不该来，没想到大家弄得这样不愉快。”秦瑾的眼睛红红的，十分内疚地望着苍老疲倦的周红凯，心里不忍。

“不，秦瑾！请你，请你千万别说对不起之类的话，这儿就是你的家，你是南宛真正的主人。我只是受你委托，替你看管，现在我就把它归还于你，明天我们就搬走，今晚你们先住东厢房，秦瑾！别走！”秦瑾望着周红凯那哀求的目光，心头一软，扑朔朔落下了泪。

“秦姨，别走！”信义也拉着秦瑾的手恳求着，秦瑾不忍拒绝这个天真可爱的孩子。

秦瑾四下里看了看，这里有她的笑声、歌声，有她的梦想……她的生活在磨难了十年后又将在这里开始。

第二天中午，周红凯带着一群学生搬回了一兰大学的教授楼。临走，小信义拉着秦瑾的手恋恋不舍的说：“秦姨，以后我还可以来玩吗？”秦瑾被这个孩子的诚挚深深感动着。

“信义，这里还是你的家，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住你的房子。”小信义闪着明亮的大眼睛，有点半信半疑。

“真的？”秦瑾为了让信义消除疑虑，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噢——”信义高兴的像只小鸽子，拍着手跳了起来。“秦姨——”信义盯着秦瑾的脸笑着不说话。

“嗯？信义，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秦瑾微笑着问。

“秦姨你真好看！”说完他咯咯笑着撒腿跑出了门。

“这孩子！”秦瑾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摇了摇头。

一连几天，秦瑾里里外外忙碌着，几间房子的门窗需重新擦洗干净，院里青砖铺的小径、花园……都需要修葺一番。寒秋和信义也跟着秦瑾忙碌，两张小脸晒得通红，两个孩子亲密无间的嘻嘻闹着，她想起了自己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童年。

“瑾儿，你也会像姐姐一样离开我吗？”

“我为什么要离开你？”

“你要嫁人呀！女人都要嫁人的，嫁了人就回不来了。”

“什么样的？像你这样的吗？”

“嗯——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呗！嫁人一点也不好，姐姐得我去接她才能回来，走的时候眼睛都哭肿了，好了怎么能哭呢？”

“不像你！那我就不嫁人。”

“我也不要别的女娃娃，天天和你在一起了，谁要欺负你，我就揍他……”

“妈妈，妈妈，你怎么哭了？”寒秋摇着秦瑾不解的问。

“哦！妈妈的眼睛被风迷了。”秦瑾慌忙擦了擦眼睛，收回了思绪。

“秦姨，我可以带秋妹妹出去玩吗？”两个孩子同时望着秦瑾，那眼巴巴地神情，生怕她不答应，秦瑾被两个孩子可爱地神情逗笑了。

“去吧！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知道了！”信义拉着寒秋欢快地跑了出去。

秦瑾好想就这么安静地在阳光下睡一觉，回到了家，回到了自己的家，也该坦然的睡一觉了，但这院子又似乎太安静了些。

“瑾！”周红凯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这是自他搬走以后第一次来看她。

“忙什么？这么热地天！”他的声音亲切而温和，秦瑾用手抹了一把额头细密地汗珠，笑着说：“不要紧的，我收拾收拾院子！”

“你呀！还是那脾气，到哪儿，哪儿就得变得和你一样。”秦瑾看了周红凯一眼，没说什么，周红凯说完这话显得有些不自在，拿起铁锹干了起来。

“以后有什么事，别自己干了，让信义告诉我一声。”

“没什么重活，能干自己就干了，这些年什么都学会了，也习惯了，秋儿也很懂事，能给我搭一把手。”秦瑾说得很轻松，而周红凯听起来却格外地难受，他停下手中的活，凝视着她，脸上显出了痛苦地神情。

“你受苦了——”

秦瑾没在意周红凯的情绪变化，笑了笑说：“苦是应该的，人嘛，为了适应环境，为了生存就要吃得任何的苦，承受得一切的难，生命短暂，拼一拼也就过去了。”秦瑾的神情像在回忆那些刚刚过去的往事，眼睛坚定而自信。

“你的工作怎么样？”秦瑾突然转了话题，望着发呆的周红凯说。

“耗费了这么多年，总感到时间不够用，新生的时代终于盼来了，真正地解放了思想，斩断了一切束缚手脚的锁链，憋足了劲的向前冲，尽可能的弥补我们的损失。”周红凯兴奋了，黯淡地眼睛里有了光彩。

“你也要注意身体，你——都——”秦瑾欲言又止。

“顾不得自己了，没多少时间了，岁月不饶人啊！”

秦瑾有些心酸，是啊！他两鬓已过早的花白，对于一个赤胆忠心报孝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最美好的时光已经被无情地耽误了，他还有几个十年创造事业与生命的辉煌？

“子进对你好吗？”周红凯低着头轻声地问。“他是个好人，忠厚、善良、勇敢、正直且豁达，在那些生不如死的日子，是他保护着我，抚慰着我，鼓励着我。有几次我想去死，他流着泪求我，他说：秦瑾，你不能死，活下去才有机会澄清你的清白，我们的国家不可能永远这样混乱下去，活下去，为了正义与真理。就这样，在邪风淫雨中我一次次吞下了屈辱地泪水，活了过来，只苦了他，终于心力交瘁，带着过多的遗憾和牵挂走了——”秦瑾眼里闪着泪花，凝神地回忆着，周红凯痛苦的用两个指头掐着眉宇，他失神得叹息了一声。秦瑾听到了这一声沉重的叹息，从他紧闭的眼眸，紧锁的眉头，她理解他正在自责与痛苦中煎熬，她想安慰他几句，却又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她就沉默着。

“你也累了，回屋休息吧！过几天我再来看你。”周红凯边走边说。

“红凯，你忙你的，我和秋儿能照顾好自己，最艰难的日子我们娘俩都过来了，现在的日子毕竟好过了，你就别费心了，有空儿多陪陪兰姐，她的身体也不太好。”

周红凯点点头，眼睛里热呼呼的，他没有再看秦瑾一眼。她一心的体谅他的难处，体谅着妻子的心，这让他更深的内疚不安，让他的心不能有一天的平静。

天火辣辣地热，热得人不敢出门，一点儿风也没有。太阳果痴痴地烘烤着地面，树叶是绿的，但看上去没有一点儿精神，那么傻

傻地、无力地蔫着。秦瑾正做着饭，她觉得头晕得厉害，连一点儿食欲也没有，但女儿是要吃饭的。面还没有下到锅里，液化气却没有。秦瑾倒了一盆开水，把液化气罐座到了里面，不到十分钟火又渐渐地熄了下去。秦瑾卸下了气罐，家里没有自行车，她只好把气罐拍到案板上，肩膀垫了块布，蹲下身子，把气罐扛在了肩上。临近下班，路上的人多了起来，有些人侧目看着秦瑾，秦瑾很平静地走着。她早已经习惯，诧异地、同情地，她都看过来了。秦瑾低着头走，没有注意一个人挡在她面前。抬头一看，却是周红凯夹了公文包站在她面前，紧皱了眉头。秦瑾其实是非常自然地，但见周红凯用那种让人难受的眼光看自己，她不仅觉得难为情了。她微微一笑，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有一缕头发散了下来。

“这天真热，走不了几步就要冒汗。”周红凯一声不响，走上去欲提下气罐。

“不用不用，你快回家吧！没多沉的——”秦瑾连连地摇手，周红凯却不容分说地把液化气罐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大步地朝气站走去。秦瑾只好紧跟在周红凯身后，换了气，秦瑾坚持要用气站的小推车自己推回去，一来二去惹急了周红凯，他脸都红了。

“我是不是应该比你力气大些？”当着气站工作人员的面，秦瑾脸一红，低声地说：“你也不是年轻小伙子，我能行——”换气的人看了看他俩，笑着说：“你们俩口子真好，像你们这样关心体贴的夫妻真让人羡慕。”周红凯和秦瑾一愣，两人脸都一红，周红凯什么话也没说，推上小推车快速走出了气站。秦瑾只好又跟在了周红凯身后，一路上俩人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周红凯默默地装上了气罐，也没说什么，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了下来，也不回头，只轻声地说：“以后，这些重活别干了，我的电话你不是有吗？”秦瑾张了张嘴，想要说句什么，却只看着他的身影发呆。周红凯慢腾腾地走回了家。张凤兰已把饭菜摆上了桌，用碗扣着，和信义等着周红凯。见周红凯进来，张凤兰急忙站起来迎了上去；接过了周红凯手中的公文包说：“看你这一头的汗，信义，给你爸拿毛巾去。天咋这么热呢！”

“就是，今年这天热得奇，一动身上就冒汗。”周红凯边擦脸边说。

“快吃饭吧！菜都凉了，我去热一下？”张凤兰揭开扣菜的碗问周红凯。

“不用了，天热，凉一点舒服，信义，别玩了，快来吃饭。”信义放下手中的魔方，坐到餐桌旁吃了几口菜冷不丁地说：“妈，做点红

烧肉吧！秦姨做得红烧肉可好吃了，我能吃一小碗呢——”

“信义，快吃饭，你从来都是吃别人家的饭香。”周红凯看了一眼妻子，见她脸一沉，便用筷子敲了敲桌子说。

“本来嘛！秦姨做得就是好吃！”信义嘟着嘴巴不高兴地嘟囔。

“不好吃就别吃！”张凤兰一把夺下了信义手中的筷子。

“你就馋死了？没出息的，我喂大了你？还是她喂大了你？你给我记着，如果你再往那院跑，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张凤兰用力戳了一下信义的额头，瞪着眼说。信义把头一歪，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周红凯低着头，只顾把饭往嘴里拨拉。张凤兰看着，气就不打一处来，一甩筷子：“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他成了这样，你也不管？看看他那个样儿？是不是他顶我你美滋滋地？最近变的了得？谁调教的这样？”

“信义，不吃了回屋睡午觉去。”信义起身进了他的小屋，用力关上了门，周红凯放下筷子对张凤兰说：“凤兰，教育孩子要注意方式方法，无端的指责他，会引起他的逆反心理——”

“哼！你知道我没多少文化，不会来那套诱人地法子，我粗得很，哪里会教育儿子？你不如送他到秦瑾那里，人家有文化、有修养，准会把儿子培养成少有的人才地。”张凤兰冷冷地说。周红凯从鼻子里出了一股气，无可奈何地低着头，许久都没有说话。张凤兰却不依不饶，这是她的性格，不把心里的火发出来她是不会罢休的。周红凯低着头，准备着承受她的发泄，这也是家常便饭了。张凤兰一直盯着周红凯，她的气在聚积，在升腾，但她今天却压制着不让它发出来，她就尽量平静地说：“怎么？扯到她你就没话了？该不会是又在心疼她吧？我说句实话而已。”

“凤兰！”周红凯还是没有抬头。“你能不能不要这样了？你总这样，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动不动把秦瑾扯进来干什么？她们孤儿寡母的也怪可怜的。信义我回头说他，但那边他住了几年，有感情了，你不喜欢他去，我告诉他少去就是了，没必要发火吗！”张凤兰听了周红凯的话便也低了头不再说什么，周红凯见张凤兰不说话，也就不再往下说，给张凤兰碗里夹了一筷子菜说：“快吃吧，博物馆有什么丝绸展，我这有几张票，下午你约上李嫂她们去转转，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张凤兰立刻显得兴奋而喜悦，周红凯的态度使她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一边给周红凯夹菜一边说：“阿凯，你下午没课，陪我去吧？”周红凯想了想，便点点头：“行，你快吃吧！”

“噢！阿凯，楼上的茵茵妈说早儿在街上看见你了，你进城了吗？回来的为什么迟？”周红凯一听，心里暗叫不好，怎么回答她？帮